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六年三月丙子朔詔河北轉運判官呂大忠罰銅三十斤以黃河溢不即救護也 詔權發遣陝西路轉運使通直郎李察權發遣京東路轉運副使朝奉郎吳居厚各遷一官以措置鹽事有勞也京東轉運司言比

較本路及河北賣鹽場自行新法已及一年半凡收息

錢三十六萬緡故有是命

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六年三月十日

置徐州

寶豐監歲鑄錢四十萬緡

丁丑文思副使曹貽孫內殿承制張寬西頭供奉官閤

門祗候楊琰各遷一官賜銀絹百以營葺京東物貨場

也 詔定西城已興功而西賊近在熙河嘯聚慮防托

軍馬未足文吾委李憲遠置斥堠 樞密副都承旨客

省副使張山甫等奏伏見團教保甲朝廷立定三等事

藝賞典優渥按閱之際其間或令家丁及以別都保人冒名代試亦無由辨認兼正長所教事藝及第一等至九分以上即補班行名目其欺偽容蔽亦合為之關防欲乞特降指揮重立告賞之法庶幾經久杜絕姦弊奉旨今後按閱並先委巡教官封臂寫記保分候按訖拆

去

密記三月
二日事

己卯詔御史臺察官察諸司稽違皆按法舉察諸司所施行失當雖無法亦聽彈劾以聞 日本國僧快宗等

一十三人見於延和殿上顧左右曰衣紫方袍者何日
所賜都承旨張誠一對曰熙寧中從其國僧誠尋對見
被賜令再入貢上曰非國人入貢也因其瞻禮天台故
來進見耳並賜紫方袍 詔借支河北提舉司寬剩錢
三十萬緡付轉運司預買紬絹 詔開封府第三等見
教保甲戶去年以前逋負權住一年從提舉教閱保甲
劉瑄請也 詔秘書省長貳毋得與著作修纂日厯事
進書奏狀即繫書其關防漏洩並依舊編修院法 詔

陝西河東經略司緣邊城寨自今有招納或投順西人
收接地分據人口以至日即給食 知安肅軍潘孝綽

言朝廷昨用開封府判官杜常議諸路妄通卒即所在
州軍刺填廂軍竊謂禁軍逃亡首獲妄通可以幸免流
配廂軍負罪逃亡妄通終不發覺避重役則走赴輕處
避遠惡則自通近地借支錢糧因此失陷州城作匠漸
致闕人乞下有司以杜常言與臣議詳定立法詔下工

部

辛巳太學正馬希孟為太學博士以上批自景靈新官
成羣臣獻謌頌者以十數獨希孟之文可觀也 禮部

奏有司攝事祀昊天伏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之舞亞終
獻曰神娛錫羨之舞太廟初獻曰孝熙昭德之舞亞終
獻曰禮洽儲祥之舞從之 刑部言舊刑官詳斷官分

公案斷訖主管論議改正注日方過詳議官覆議有差
失問難並於檢尾批書送斷官具記改正上主判官審
定然後判成錄奏自二司並歸大理斷官為評事司直

議官為丞所斷案草不由長貳日者斷案類多差忒欲
乞分評事司直與正為斷司丞與長貳為議司凡斷公
案先上正看詳當否論難改正簽印注日然後過議司
覆議如有批難具記改正長貳更加審定然後判成錄
奏從之 御史王桓言聞戶部尚書安燾近緣住滯綱
運事避匿已罪報上不以實法應隔朝叅而陛下優恩
特令免隔比聞獄具有司依條報燾不應釐務燾於此
時自當杜門屏息以俟謫命而乃不思典刑傳呼入省

燾可謂犯義而不知恥矣陛下屈法以寵近臣可也其
如天下相率為燾何詔劉與燾 詔北使經過處知州
曾借朝議大夫者依舊自今更不借官令權服金紫不
得繫金帶其押賜御筵官仍互借先已借朝議大夫即
借中散大夫並許繫金帶不佩魚

壬午京東轉運副使吳居厚言自置鹽稅司近二十年
置鹽稅司近二十年
據御集增入常考 商人負正稅錢七萬六千餘緡及

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皆周革提舉日失於拘催乞依

市易務例除放倍罰錢百千以下限三年百千以上限五年止令納正稅上批宜依所奏作朝廷直降指揮

癸未詔秀州團練使駙馬都尉錢景臻法該磨勘可依王師約近例下有司檢舉施行自今駙馬都尉及七年令尚書吏部磨勘更不取旨

乙酉詔京東推行鹽法已見成效轉運副使吳居厚雖非首議官而自付委以來悉心共事以迄成就兼其他職事頗見宣力一路財用自贍饒足未嘗干叩朝廷近

已遷官宜更賜紫章服

丙戌上批种諤病甚速令范純粹往延州權管勾經略
安撫司事如純粹近所奏感疾未安即且令李察徑馬
前往

丁亥江淮等路發運司言江湖荆浙六路轉運司有未
發今年額糧四百一十萬石錢帛雜物稱是詔六路轉
運司當認年額如於歲前拖欠違滯委蔣之奇隔路選
官案罪以聞

己丑手詔封丘縣賊焚劫庫兵殺傷人防護軍器車乘
虎翼兵級王何劉順侯王殺獲凶惡賊一人及禦捍軍
器如法王何等各遷兩資均賞錢百千後又手詔封丘
縣劫賊先敗獲徒黨繫獄日久或瘐死不施明刑限十
日結案捕人三日內擬賞又手詔開封府鞠封丘縣劫
賊張再興等已指揮處斬梟首封丘庶警攝姦究伸快
善良及被苦之家又詔封丘之賊在民間固常有之但
偶入縣城行劫情為巨蠹所以嚴捕如此今李宜之不

識事體張皇行牒於數千里外出告捕榜心雖欲得姦人無所逃跡然行遣乖方驚動遠近傳播外境不便可

誠止

李宜之何官當考御集元豐六年三月八日入內黃門韓詵奏臣管押胙城縣保甲軍器在縣下有

劫賊三十四人入縣衙打劫臣聞驛門其劫賊放火燒甲仗庫入驛殺巡檢下軍員并長行共三人防護兵士三人御批勘會封丘縣去京咫尺因何提舉賊盜司並不以時巡察致上件兇徒結集羣黨如此全無忌憚白晝直入縣衙焚劫甲仗庫及傷殺管押軍器防護兵員仰李舜聰限指揮到火急躬親前去趕逐捉殺并逆旋具捉殺到人數外其巡檢即先次衙替仍令楊景略疾速前去監催捉殺不知即是已丑十四日事否韓詵奏稱胙城御批乃云封丘當考李舜聰時提舉府界賊盜四月二日云云

辛卯詔自今擘畫創立課利歲收每萬緡遷一資許官
吏均受著為令 詔廣西邊事申經略司處置失當及
有未盡許轉運提點刑獄司具事理聞奏 熙河蘭會
路經略安撫制置司言準朝旨修築恭噶關昨開復之
初規畫草創其城基止是因險峻削蕪土多沙壁壘不
堅已差苗履別擇地形增展城守 詔蘭州圍解其城

守將士降授四方館使階州刺史熙河蘭會路副總管
李浩率將士衛城有勞復隴州團練使優等西上閣門

使王文郁募兵披城接戰及上城守宿遷東上閤門使
與一子官第一等十二員係王文郁召募接戰得力十
四員守城得力各遷一資第二等十九員係守城二員
驅率蕃兵於馬家谷守隘力戰退賊減磨勘三年蕃官
蕃兵百九十三第一等遷一資願賜絹者二十匹第二
等十五匹第三等十匹諸軍弓箭手四百六十敢勇等
三十六第功遷資賜絹如蕃官其獲級重傷人別格重
者自從格時賊圍蘭州城六日浩上其戰守功也

舊紀
三月

辛卯夏人寇蘭州副總管李浩敗之新紀亦書三月辛卯夏人寇蘭州按三月辛卯乃賞功解圍非始入寇也

壬辰以提舉河北路保甲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狄誥為嘉州團練使朝散郎集賢校理劉定為朝請郎監教使臣三班差使孟斌等所教武藝及九分各遷一官保甲司勾當公事左藏庫副使李元濟內殿承制狄璋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孫文各減磨勘三年指使右班殿直張彥孫等各減二年案閱河北集教保甲司上等二番集教功狀也

二月十一日

入內供奉麥文炳言宜州舊有

駐泊廂禁軍三十餘指揮及忠敢五指揮不減萬人蠻賊犯境忠敢當前安化蠻甚畏其鋒後改併忠敢悉為澄海州峒易之所以去歲犯邊乞下廣南西路經略司專委宜州長吏依舊招忠敢五指揮為二千五百人及增副將訓練詔廣南西路經略司相度門下省言覆奏中書省錄黃下京西路提點刑獄監捕封丘縣賊誤用御寶詔誤用寶官人已責罰河北路緣邊安撫司許歲舉大使臣及承務郎以上安撫使七員副使都監

五員 提舉開封府界保甲劉瑄言諸縣保甲每起夫役不計家產厚薄但以丁口均差故下戶常艱於力役伏望令有司立法諸縣調夫不計丁之多少而計戶之上下不惟國家力役之政大均而臣所訓保甲亦得安居就教詔開封府界諸路監司與提舉司同相度 御史張汝賢言彈奏之文宜存大體有司議罪欲察細微乞自今察案劄子徑坐要切因依具彈辭進呈別錄照用情節條貫在後以備聖問從之 詔解鹽司錢引非

朝旨擅支借者以擅用封樁錢法論從制置司請也

詔六曹條貫改差門下中書後省官詳定

四月癸亥并入

濱

州奏渤海縣保長劉思累設方略捕獲盜賊望補一班行名目上批特補下班殿侍

乙未旬休特御延和殿引同提點成都路茶場陸師閔奉議郎徐發已下八員進對師閔賜緋章服

兩紀並書此

丙申皇城使嘉州團練使劉永壽為青州鈐轄以上批永壽章獻皇太后之後可特差也 河東路經略司言

左藏庫使薛義出界敗賊於葭蘆西嶺詔遷皇城使伊
珠先鋒引路遷兩資賜絹五十奪印諸軍依輕傷格門
下繳覆義所部三千三百四人除折亡失并老小外計
獲六十九級詔義止減磨勘三年

丁酉上批太學博士員闕進呈以劉槩黃裳為太學博

士

此據御集二月二十二日神宗改正官制員闕多歸吏部以謂不可毫髮增損曾考寬以吏部尚書對戒

飭甚峻孝寬云適有一事欲奏稟比有太學博士闕一人臣以為可以預選而無恩例一人臣以為為不可為以恩例當得法行之初不敢申請故欲面稟蓋可預選者狀元葉祖洽乃無恩例不可占射不可為者獲賊改官

人董希以恩例當在祖洽之上神宗默然即日批付中書太學博士並堂選此據曾氏南遊記舊當考詳今附見八月十六日乃自鄆州召孝寬為吏書此時未也又八月二十二日祖洽見任國子監丞罰銅記舊必誤或誤黃裳為祖洽也韓嗣云官制成神宗謂已盡善初太學官寺監丞簿並許吏部注授曾孝寬為尚書上與語及官制孝寬曰固善然臣到未幾見太學博士闕二人爭得之其一人董希以捕盜改秩其一人葉祖洽以進士第一為京官兩人方爭此闕在吏部格當與董希此非有司所敢定也神宗明日批寺監丞簿太學官並堂除

戊戌宣徽南院使判大名府王拱辰為安武軍節度使

判大名府官制不置宣徽使拱辰因再任改命

舊紀書拱辰以

南宣徽改武安
節度新紀不書

內園使管勾麟府路軍馬郭忠紹出

界外擊賊於密內部二千七百六十七人獲七百二十
九級納降戶二百十七口一百三十一走馬承受入內
殿頭賈宗元躬監將兵力取全勝皇城使折克行部千
四百二十一人獲四百五十九級招降戶十六口六十
六河東第六副將崇儀使張永昌部千三百四十六人
獲二百七十級招降戶十一口六十五詔折克行領榮
州團練使郭忠紹為皇城使張永昌為六宅使賈宗元

遷一官

兩紀並書戊戌郭忠紹敗夏人于塞內而舊紀仍書管勾麟府路軍馬新紀改作麟府將

開封府界提點司言陽武縣尉權知縣張繹昨黃河漲水注縣凡七處水決繹身先勞苦率衆用命救護縣城公私以濟乞不依常制令權知本縣吏部言張繹以奏舉縣令見待闕開封府界知縣法不許借注詔繹特改合入官知陽武縣

己亥陝西轉運判官通直郎趙濟直龍圖閣知熙州

吏部言端明殿學士曾孝寬九年不磨勘若通理月日

當改三官緣本司未有此比詔聽通理磨勘復龍圖

閣直學士劉庠為朝請大夫庠先以舉官不當被追眷
滿復之也詔除名人前權梓州路轉運副使朝奉郎

董鉞叙宣義郎權管勾荆湖廣南江南西路提點坑冶
鑄錢事鉞坐韓存寶得罪削籍至是上書言瀘南之師
出討無功臣冒昧使指以轉輸糧餉而軍事不得預也
行營兵夫蓋五萬涉賊境為日六十有奇而霖霖者殆
居其半臣之所任糧餉未嘗一日闕供逗撓怯避責在

主將與夫與軍事之人而臣不能自脫於罪戾既更赦宥非特賜哀憐則誰或為臣言者故有是命 河東路經略司上左藏庫副使高永翼出界遇賊於珍勒魯部五十二人率先破賊斬三十級親獲一級詔永翼除左藏庫使 知封丘縣奉議郎李士燮為承議郎減磨勘二年招軍及格也 責授温州團教使沈起乞叙理詔起所犯情重永不叙用

庚子詔加上仁宗英宗尊諡至十六字於大禮前擇日

行詳定禮文所言儀禮曰夫婦一體故昏禮則同牢而食合卺而飲終則同穴祭則同几是夫婦一體未有異廟者也惟周人以姜嫄為稷神而帝嚳不廟又不可下入子孫之廟乃以別廟而祭之故魯頌謂之閟宮周禮謂之先妣自漢以來凡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以為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繼而已蓋其間有天下者起於側微而其后不及正位中宮或已嘗正位矣有不幸則當立繼以奉宗廟故禮有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之說則

立繼之禮其來尚矣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後繼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繼寘之別廟不得伸同几之義則非禮之意夫婦天地之大義故聖王重嫡所以重宗廟非始微終顯前娶後繼所當異也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實皆元妃而孝章皇后則太祖之繼后當時議者或以其未嘗正位中宮而不許其配或以其繼而不許其配若以為未嘗正位中宮則懿德皇后配太宗矣若以為繼則孝明皇后配太祖

矣而有司因循不究其失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伏請

升祔太廟以時配享詔恭依於大禮前擇日以典禮奉

之

詳定禮文乃五年四月十五日成書此議蓋五年四月以前所上及今方施行耳他准此十月十二日祔

廟

學士院言本院久例親王使相公主妃并節度使

等除授并加恩並送潤筆錢物自官制既行已增請俸

其潤筆乞寢罷并中書省亦言文臣待制武臣橫行副

使及遙郡刺史已上除改自來亦送舍人潤筆乞依學

士例罷之並從之 詔開封府界五路保甲輒投軍者

杖八十還充本色立告賞法餘丁投軍而應充保甲者
准此其五路保甲餘丁願充弓箭手者不在破丁之限
熙寧舊條杖止六十於是增為八十并立告賞法提舉
保甲言投軍者多乞申明約束故也 詔罷銀臺司取
索舉奏令故事銀臺司凡奏狀諸處已施行者有著令
得取索行遣看詳若有不當聽舉劾時官制行封駁悉
歸門下省故罷之

辛丑上批早來擬奏配軍畫一法內稱刺充某指揮配

軍恐於上軍稱呼有嫌可諭修法官改云某指揮雜役時犯罪法應配流者其罪輕得免配行盡以隸禁軍營為雜役然禁卒素憚配法嘗恥言之故也上於人情至微無不曲盡配軍畫一蓋張誠一等所更定也凡犯盜流以下皆配本州為雜役軍以省禁兵護送其人與所隸將校相犯論如奴主相犯律與營卒相犯加減凡人

二等

此據神宗史刑法志增入本志但稱其後略無年月今撮取附此誠一時為樞密都承旨容省使秀

州防禦使熙寧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初議改舊配法元豐八年九月四日依舊配行曾布日錄紹聖二年三月

九日再對呈元豐編敕所欲以役代配及承旨司立季送之法以寬配隸及省護送之勞先帝並以為難行遂定以配三千里以上罪人充諸營雜役軍有犯依上禁軍法餘自千里而上皆配本處牢城本城元祐初以為不使一切復舊近諸路多言禁軍防送勞敝因而逃亡作過者多乞立法上一覽未及開陳即云以役代配歲滿釋放及以凶惡人充雜役軍皆未安布云誠如此然先帝欲寬配隸之法乃仁政美意非獨可省護送之勞兼配隸之人不去鄉閭逃亡者必少亦免道路困苦死亡之患此法為利者多上云且與三省議定進呈當考如何

癸卯監察御史頓起王桓言大理寺劾臣不覺察舒亶違法支用厨錢臣備位御史職當奉法而上項詔獄臣

各居家待罪望先次罷絀詔起桓供職 荆湖南路提

點刑獄司言入內供奉官謝禋牒奉詔本路買桑木弓

材五萬各長三尺八寸濶二寸五分厚一寸已下州縣

收買續準禋牒送弓材樣長四尺二寸濶三寸四分厚

一寸八分雖即行下緣先降樣已採斫及數乞下弩作

如亦可用即乞先上供詔止依元降樣其續送樣令問

謝禋所被受指揮以聞 御史王桓言吏部牒報宣德

郎通判霸州唐垌已到任臣聞垌之為人猖狂浮躁不

安分義遷謫雖久漫不知省武臣守霸州通判實專州
事使垆得自任必不循理伏望移垆近裏州差遣上批
宜依所奏上從朝廷取闕改注淮南一合入差遣乃以
為無為軍通判

乙巳降授皇城使涇原路鈐轄知鎮戎軍姚麟為西上
閣門使從經略司盧秉薦也

夏四月丁未權禮部侍郎王克臣罰銅八斤郎中林希
員外郎王子韶各十斤以御史察承受筭學比類文武

律學立法文字施行稽違繆誤也 詔封丘縣羣賊情

理凶惡已立重賞許人告捕將來捕獲不用恩原免

三月

十四日 入內高品曾處厚言準朝旨往韶惠等州根磨

內藏庫上供錢竊見廣州勘番禺縣尉石大受有自盜

贓買物不償價錢拷決死無罪人轉運副使孫迥黨庇

不治及權知廣州捕獲船舶船不經抽解犀聽綱首王遵

贖銅又死商銅船賈二千餘緡聽綱首素拱以二百千

買之及市三佛齊溺水臭腐乳香乞差官案實詔審如

處厚言則遠方使者舞法不思情已可誅況耗散官錢
上欺朝廷下罔已利尤不可赦宜差大理寺丞郭槩乘

驛就案若有罪即劾罪以聞

王臨時知廣州閏六月戊戌詔詰迴七年四月十七

日孫迴降官

詔前知鄧州南陽縣曾阜知穰縣陳知純並

勒留在本縣同見任官催納積欠以提舉司言阜任內
失催坊場河渡錢五萬緡常平錢八百千知純任內欠
坊場河渡錢四萬緡常平錢九百千也 湖北轉運司

言誠州開修潭溪等溪峒直抵廣西都懷寨若通北路

中徹融州實可扼三路溪峒之喉衿望下廣西協力經

營詔熊本應副無得請張致失機會

三日又十二日可考又十月十八日

十一月三日

詔攻米脂城義勇保甲重傷賜絹三十匹稍

重減半輕傷十匹至七匹

河東路經略司上知麟州

西京作坊使訾虎出界功狀詔虎部獲分數法應遷一

官建畫討賊又斬獲多特遷內園副使康州刺史詔

梓州路轉運司昨緣軍興差雇舟船騾馬工役之家曲

赦所不該者其二稅蠲五分

戊申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乞文靜邊寨
別籍椿管米三萬石見錢公據百萬緡從之 同提舉
成都府等路茶場陸師閔言李稷歿於王事按稷領治
茶事於五年間除百費外收獲淨利四百二十八萬餘
貫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賜之土田又言文州與階
州接界而兩路茶法不同階州係禁地見有博馬及賣
茶場文州係通商地分兼龍州界亦係相連乞以文龍
二州並為禁地依秦鳳等路條法施行仍下轉運司除

博馬外不得將所買茶於文龍州別有支用又言秦州
支用錢物有侵過本錢收付尚未齊足乞下秦州本司
令差官一員攢造支錢文帳又言永興等路惟是金州
所出及影帶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雜偽末茶其價高
貴陝西之民良以為苦乞計置川路餘羨茶貨徧入陝
西路諸州軍出賣並依秦鳳等路禁茶地分條貫施行
又言成都府據川陸之會茶商為多常患物貨留滯不
免賤入居停之家乞於成都府置博賣茶都場許隨宜

增價出賣及博易諸般物貨却行變轉其所增利息並依川路賣食茶及陝西博易條施行又言本司昨奏依客例買鹽入川變轉每年不得過一萬席準朝旨不得令州縣出賣及有抑配竊緣官物浩瀚若不令州縣干與則其間情弊何所不至乞許本司就委逐處稅務監專管勾依市價增減出賣並不妨客旅興販詔並依師閔所奏李稷賜潁川官田十頃初蜀茶額歲三十萬至稷加為五十萬及師閔代稷為百萬云

食貨志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

年增廣茶法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熙寧七年稅息錢四十萬緡元豐五年五十萬七年增羨至一百六十萬緡詔定以百萬緡為歲額除充他官經費外並儲陝西以待詔用

師閔又言自買馬司兼領茶場而茶法不能自立伏望

如買馬司用茶並以錢帛對交不許別司取撥詔蒲宗

閔與師閔同具利害以聞

六月辛亥可考

詔諸課利場務監

官比祖額見虧者早入暮出候數及祖額依舊即依卯入申出從大理少卿呂孝廉請也

御史翟思言法有

漏泄察事者杖一百臺分言察正欲使察官案法而治

其稽違而法所不及理容可議則責有在於言官蓋言
察理勢相須宜不與別司同體況朝夕同見丞雜議事
豈有所不聞則事勢之實果亦不能自異臣欲乞除見
推司事雖言事官不許與聞外其餘言事官通知不為
漏泄從之 都水監丞李士良自劾滄州清池埽舊以
御河西岸作黃河新隄隄薄地下不能制水已相度用
御河東隄治為黃河大隄奏俟朝旨昨為春夫已至役
所臣遂令都大巡河官創築生隄一道簽上御河東隄

有不待朝旨專輒之罪詔釋之 河東路經略司言差

蕃部伊特凱等入西界刺事為賊所害詔伊特凱等四人各
推恩其子比父職名升一資承襲 廣西經略使熊本
奏準密院劄子湖北轉運司奏照會誠州見抄劄潭溪
等處溪峒地方直抵廣西都懷寨今若開修得上件道
路通徹融州實為扼據三路溪峒咽喉伏望指揮下廣
西協力經營以南一帶道路奉旨宜依所奏專劄下熊
本仰協力應接不得厝置詩張有失機會引惹生事本

司今準上項指揮及知誠州周士隆狀稱惟有楊晟嚮
并手下百姓以向日作過未肯從衆臣若便行招諭令
納土或致驚疑其晟嚮等見得彼中招諭次第須漸革
心縻之歲年勢必自効臣已牒知融州錢師孟詳上項
事理密切體訪外臣一面厝置相度聞奏從之

二日并
十二日

此當
刪修

己酉朝獻景靈宮

辛亥遼主遣崇儀軍節度使蕭固衛尉卿乾文閣待制

楊執中來賀同天節

韓駒云北使舊乘船渡黃河元豐間稍築鵲欲就橋詔許之每歲十

二月即繫浮橋六年二月梁壞而北使將及境賀同天節也令范子奇自工部郎中督役二十八日橋成成三日而使至上甚喜及坤成節在七月水怒漲不可橋詔復乘船彼不得已聽命乞與接伴同舟而濟

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文州刺史种諤卒諤善撫馭士卒

臨敵制變然性詐誕殘忍視人如草芥在軍中列白刃

于前士卒有犯者立而劈之或出其心肝乃斬坐客掩

面而諤飲食自若蓋其目近視不見也敵亦畏其敢戰

故所部頗數有功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後再討西夏

皆謬始謀卒致永樂之敗議者謂謬不死邊事不已

士子江淮等路發運司言江東轉運司去冬並不計置
糴納糧斛乞取問轉運判官邾亶所因仍令據未足糧
斛額一併運致淮南詔轉運司專以經理財用供辦歲
計為職令亶曠弛如此宜令發運司選官劾罪先是亶
數上書獻均稅圖事目叢脞上以亶不修職事專務求
奇希功久欲罷絀故因劾之東頭供奉官新邕州永
平寨主龍達言累任邕州鎮寨遭交趾殺害臣母妻子

弟令永平寨極邊復日與交人相見乞免差遣從之
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言近蒙朝廷支錢
一百萬緡令張承鑑計置前去恐不能應接急用欲望
依此數別賜見錢公據每道止以十緡為率仍加息一
分庶速得支用詔更賜續起常平坊場積剩錢五十萬
緡限十日出給公據仍差使臣齎至經制司如積剩未
至以元豐庫廊延路入便見在錢借支

癸丑詔提點梓州路刑獄何琬令吏部與鄉便差遣前

此琬因奏對上以為疎濶不可任使及是因其有請故
罷之 提舉陝西保甲司言河中府姚用和齋慶歷八
年黃勅言姚栖雲十世同居孝行可法賜旌表門閭二
稅外免差徭欲乞與免保甲從之

丙辰左藏庫副使曹貽孫為皇城副使供備庫副使張
寬為西京左藏庫副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楊琰為
內殿崇班依舊閤門祗候貽孫等以都大提舉汴河隄
岸司奏京東物貨場課績增羨故也 戶部言根究淮

南路逃絕稅役等李琮奏累年虧陷稅役乃是造簿錯
誤官司失於點檢積成玩弊欲令人戶逐年依料次隨
夏秋二稅帶納本部欲依琮所乞以今簿內失收稅錢
物特與除放從之

此段疑有脫
誤未墨本同

丁憂人前朝散郎試

中書舍人曾鞏卒

丁巳廣西經略安撫司奏據融州溪峒司狀申據王口
寨申洪元州楊昌依楊聖照楊昌首楊聖生楊聖判等
狀近準誠州差人前來招諭昌依等緣本州首領人各

不顧前去誠州令昌依等頭領五人并船夫六人共一
十一人前來到寨欲乞指揮申解昌依等赴州取覆溪
峒事宜及據楊昌兵二狀寫錄在前州司再行責據昌
依等狀竊緣昌依等係洪元州自來係屬融州每年出
來融州買賣及赴聖節於元豐五年十月內準誠州沿
邊溪峒帖勾追昌依等前去納土今來昌依等各不願
前去誠州納土情願依舊屬融州每年易為出來州寨
買賣并赴聖節楊昌兵狀乞買耕牛州司帖商稅務依

自來條例施行去訖勘會近準朝旨湖北轉運司奏誠
州抄劄開修溪峒道路直抵廣西都懷寨界令臣協力
應接臣已牒知融州錢師孟體訪利害并具奏聞去訖
今據融州狀申據溪峒洪元州知州楊昌依等狀準誠
州勾追前去納土令昌依等各不願前去情願依舊屬
融州每年易為出來州寨買賣并赴聖節臣已再牒錢
師孟密竊體問相度措置不得譁張引惹生事去訖詔
劄與湖北轉運司指揮誠州照會

密記十二日事二日
并三日當考詳別修

戊午西上閣門使果州團教使涇原路總管劉昌祚為
昌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

壬戌詔劉昌祚廊延小大政事為种諤所壞舉皆玩弊
朋私蒙蔽盜竊朝廷名器財用者不可勝數卿擢自諸
將總帥一道視事之始其懲創前人之愆以公滅私痛
革其俗凡百毀譽置之勿卹當有殊擢以須成功 上
批勾當皇城司官數多可除兩省都知押班外取年深
者減罷止留十員自今毋得員外增置 廣南西路走

馬承受王懷正上邕州展白塔泉井圖上批苟如繪圖
頗似便利恐更有委曲利害可委熊本相度以聞後本
言展白塔井泉如懷正議便乞度僧牒三百下邕州以
來年秋冬興工從之 國子司業朱服言相度入律學
命官公試律義斷案考中第一人乞許依吏部試法注
官其太學生或精於律義斷案就律學公試中第一與
比私試第二等注籍從之 贈太尉劉從廣妻普寧郡

主趙氏乞依曹誦妻延安郡主例增俸詔吳王元儼女

皇家尊親同行存者止此一人可持給月俸百千春冬衣各增十匹生日增銀五十兩

癸亥詔前宰臣執政官宮觀差遣添支依知大藩府祿令給之 又詔陝西河東路總管並罷兼將 給事中

韓忠彥等言奉勅詳定六曹條貫乞以詳定六曹條貫所為名詔宜稱中書門下外省

三月
壬辰

大理少卿劉袞

言竊見自來赦書云某年月日昧爽以前緣非次恩需人難豫期欲乞依德音例以赦到日為限從之 工部

狀陝西路轉運司言舊管使副判官止四廳職田而昨因軍興逐路增員乃至十二雖職事一等勞苦而餘八員乃無職田乞許以四廳所收均給從之

甲子知潁昌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韓維提舉崇福宮曾鞏既坐草制罰銅維數引疾求罷於是從其請

詔自今見任官召赴闕上殿訖限次日朝辭回任聽候

指揮禮部郎中林希上兩朝實訓賜銀絹二百

兩紀並書

林希上實訓

是日李浩敗夏人于巴伊克谷

舊紀有此新紀因之當考

丙寅上批廊延路經略使种諤四月辛亥卒病篤之際
必神識昏憤前死數日陳奏尤多未知出於何人裁處
詔純粹體量以間五月十八日癸巳八月二十一日甲午西京左藏庫
使果州刺史內侍押班張允誠卒贈奉國軍留後賜錢
千緡絹百五十匹皇太后贈錢二百緡推恩六人

丁卯永興軍等路安撫司言近者賊盜屢發其禁軍逐
路勾抽上邊全闕正兵差使乞有賊盜許令所在官司
量事勢追呼已集教大保長捕殺詔遇有彊盜及十五

人以上量人數暫勾抽日支錢米候敗獲即放還

戊辰大理寺上宜州下班殿侍指使吳道土丁指揮使程洪都頭韋聰等遇賊不力戰致殺都監費萬該赦應原詔各杖脊二十程洪刺配三千里韋聰等二千里

權發遣廊延路經略司范純粹言本路都監禮賓使王慙從李憲奏移蘭州乞且令仍舊上批純粹遇事不苟雖權領帥司而存心公家旁無顧慮求於方令主邊之臣不可多得宜依所乞其後熙河蘭會路制置司言慙

已至本司乞依舊充本路都監詔賜愍裝錢二百千速
發赴廊延本任 詔皇城使丹州刺史張藻收夏州功
應遷三官令回授子孫子雲需孫堯夫三人並與三班
奉職 熙河蘭會路制置司言準詔劾李浩罷蘭州猶
帶本路鈐轄擅奏赴闕罪狀而浩自言雖奏赴闕實未
離任詔浩於法當以擅去官守論然以未離本路及近
出塞有功可罰銅二十斤

己巳左右司言御史臺察開封府不置承受條貫聚聽

供呈歷據刑部編勅所定奪各言所察允當然看詳勅
意止為州縣立法故令案察官點檢於開封府既無案
察官司於上條似無所礙其因臺察後輒旋置歷乃是
御史所當察詔依刑部編勅所定開封府官吏令大理
寺劾罪以聞尚書省左右司所申顯有觀望右司郎中
劉摯衝替係事理重居數日詔改為事理輕時王安禮
言摯以觀望罷黜陛下必以臣嘗知開封府故摯於開
封府不置供呈條貫歷不敢指以為罪上曰非為如此

執亦嘗為開封府判官安禮曰開封府不置歷之罪止於應行下不行下爾失減從減之外法或不及知府兼臣與執同時在府既皆去官又所坐皆在赦前恐別無觀望上曰論法至輕觀望未必有劉執衝替可改作事理輕王珪曰欲改作稍重上曰既無觀望豈宜更作稍重所謂灼見三有俊心者當欽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今執政既為開陳明知其非罪不當不與辨正也安禮曰執在都省每白公事必至聚聽處未嘗間見執政

此一事已可稱章惇曰事固未嘗有兩可者其鹵莽極當責若以為觀望則實無之臣見蔡確言此事皆吏人盧宗彥執覆確亦嘗詰難宗彥然則摯應坐不能詰伏宗彥此事可責而情可矜也摯為人平直不反復前此左右司皆間見執政摯止於都堂白事蓋與宰府掾屬持兩端以取容者有間矣安禮曰摯實有行義為士大夫所知忽被此惡名而去臣若自以小嫌不為辨直使賢者之行不為明主所察臣不忍也蔡確曰摯固善士

但嘗異論爾上曰異論是昔時事悖曰摯自被逐不復
異論人豈不容改過確曰臣前日已嘗論奏此狀實出
於吏人爾故有是命左右司郎官舊以執政分廳時聞
見白事日暮不徧或事急速又歷造私第議設有異則
徃反傳達事多留壅摯以問吏吏對曰前時郎官願如
此摯乃白執政請以都堂聚時稟事可否面決無傳言
留壅之弊其例熟體細房吏請筆如故事皆曰諾自是
事皆公決上下便之然他郎官不敢間見執政執政私

意亦無所授陰不樂者甚衆執罷去郎官復分廳白事如故 河東提舉保甲司言唐高祖後徐王宗子李禋等狀乞依唐氏之後乾州李有方例免保甲從之

庚午宣慶使武信軍留後入內副都知熙河蘭會路經略制置使李憲為景福殿使降授四方館使隴州團練使李浩為引進使高州防禦使皇城使環州刺史李忠傑領光州團練使皇城使商州團練使苗履領吉州防禦使左驤使趙醇忠為皇城使榮州刺史六宅使王

贍為皇城使洛苑使康識為左驤驎使莊宅使阿雅卜為
右驤驎使供備庫副使韓緒趙惟吉董行謙包正並為
西京左藏庫副使內殿崇班焦穎叔為內殿承制以憲
上浩等出境功狀計首級推賞也 大理寺言商稅院
送客人尹奇於隰州博綠磬引外有剩數乞移河東路
勘結而正杜純乞以所剩磬六百斤沒官仍釋尹奇罪
詔大理寺勘結施行其杜純越職論事付御史臺劾之
已而上批大理正杜純近以不守業職妄論私磬事已

付有司案治日者大理長貳上殿面問楊汲等純在寺
其它治狀乃知供職以來造姦不一數與長貳紛紜據
汲等奏陳三四皆純理不直意在取說聾俗沮壞法令
探其用心罪在不赦可先衝替仍下本寺具純前後異
議事狀送御史臺同根勘

五月十九日

提點秦鳳路刑獄

呂溫卿言秦州物貴人飢乞暫住糴至麥熟日從之

辛未通直郎監察御史王桓為右正言

官制行除諫官始此

先

是命中書門下外省官同詳定尚書六曹條貫是日給

事中韓忠彥等以職事對上顧謂曰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立法而不足以盡事非事不可以立法也蓋立法者未善耳又曰著法者欲簡於立文詳於該事 陝西轉運司乞令通直郎通判解州吳安憲就移延州上批緣邊軍民之大者雖多屬經略司處置然干涉州務事亦不少人必得敏明之選乃無敗事庶即今本州內外興役修葺城壘方賴以次官分頭幹治可依所奏速差

據范純粹奏議安憲通判延州乃純粹奏辟也新舊紀並於辛未日書兩土今

削去

壬申御邇英閣蔡卞講周禮至司市上謂卞曰先王建
官治市獨如此其詳何也卞對曰先王建國面朝而後
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衆之所
聚詳於治聚故也 詔宣德郎武學博士蔡碩罷博士
專編修軍器什物法度仍支舊任職錢先是監察御史
王桓奏近武學補上內舍生其博士蔡碩以修軍器法
製權罷職事乞權差官考試案碩自元豐四年以兼編

修除本學直日外餘悉不復總領已一年有餘且博士
職專教導而碩一月之間誦學者不過七八碩知力不
能兼當辭其一而乃利其俸入不自析免者蓋恃兄確
為宰相而人莫敢議故也如此何以示天下故有是命
宮苑使榮州刺史勾當軍頭引見司時君卿為皇城
使嘉州團練使提舉醴泉觀上以君卿昔事漢邸先帝
遇之甚厚故也

癸酉戶部言恩州至滄州等處見有寄糴糧斛約八十

餘萬石欲乞下河北路都大提舉糴使司令隨本處州縣人戶賒借內第三等不得過兩石第四等第五等不得過一石即不得抑勒候次年夏秋收成日輸納其已有賒欠者勿給從之

甲戌大理寺斷宗室三班奉職子徇與妹姦法皆處死詔並除名永不叙用子徇仍於本宮鎖閉妹於禁寺度為尼 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司乞每歲下茶場司就熙河州樁管茶萬馱於經制司年額見錢內除

豁克蘭州博羅從之 陝西轉運副使權廊延路經略
司范純粹奏今月二十八日準四月二十三日樞密院
劄子廊延路經略司奏近據保安軍申封送到宥州牒
夏國欲遣使副赴闕進奉已指揮本路沿邊諸處不得
小有輕發人馬擅去侵犯夏國却致有害講議大事竊
慮諸路不知夏國欲遣使副詣闕進奉事理亦牒河東
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詳本路已行事理
一面相度施行去訖三省樞密院同奉旨夏人款狀亦

未知情偽其范純粹所指揮除廊延路自當遵行外餘路未須如此輕易施行仰范純粹疾速追還別聽朝旨如已至逐路即仰不得下司劄付臣疾速依詳朝旨施行者臣近準詔旨攝帥廊延領職之初檢經略司前後所得朝旨一一詳味庶知朝廷處置邊事之意內有御前劄子二道令諸路帥臣勘的兵將可使萬全必勝者時遣出塞伺敵積聚所在討擊或西人有請和使人至塞上則切不得更有施行臣時得宥州文牒果有貢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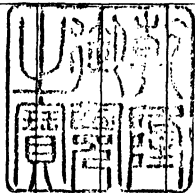
之請緣諸將及城寨各有探刺皆已聞知臣慮捍邊使臣輕信弛備別致疎虞凡三次嚴行指揮丁寧諸將已下嚴整兵甲過作隄備及臣親書誠約頗已周至又契勘得自种諤領帥以來許諸將遣發人馬侵入西界淺攻近掠謂之硬探臣慮邊將復如此時安有舉動不惟於夏人乞盟之際事關體勢兼是有違前項切不得更有施行指揮遂兼誠將吏遵奉朝命不得更有施行臣竊謂本路雖已如此誠備若鄰路不知夏人遣使請命

尚有舉動即於手詔切不得施行之意豈不違戾國事
所繫臣不敢以鄰路彼我為間遂依久來關報邊事體
例移文諸路照會不請下司去訖今準前項聖旨以為
輕易伏緣臣所關牒諸路止是慮諸路不知夏國欲遣
使進奉略具大槩關諸路照會相度施行庶於邊機各
相照應即非敢以夏人請和為信輕易移文以弛諸路
之備伏望聖慈更賜詳察所有元初發去諸路關牒已
是不請下司緣臣所遣牒已逾十日實恐追趕不及臣

之用意實在於此

純粹奏以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令附
本月日詔純粹張皇輕易五月六日

考可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五
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原任編修臣林樹藩

謄錄監生臣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六年五月丙子朔御文德殿 于闐貢方物見于
延和殿上問曰離本國幾何時曰四年在道幾何時曰
二年經涉何國曰道由黃頭回紇草頭達勒達董戩等國
又問留董戩幾何時曰一年問達勒達有無酋領部落曰

以乏草粟故經由其地皆散居也上顧謂樞密都承旨
張誠一曰達勒達在唐與河西天德為鄰今河西天德隔
在北境自太祖朝嘗入貢後道路阻隔貢奉遂絕又問
嘗與夏國戰者豈此達勒達乎曰達勒達與李氏世讎也又
問道由諸國有無抄畧曰惟懼契丹耳又問所經由去
契丹幾何里曰千餘里

新紀於丙子書于闐
入貢舊紀附年末

詔大忌

日六曹諸司不為假執政官早出諸官司不得隨出

詔京東轉運副使吳居厚所奉新法賣鹽錢三十六萬

餘緡令運至北京左藏庫封樁自今歲具數以聞初朝廷恐居厚所奏賣鹽錢多立虛數上欲驗其實故有是詔

六月一日六月十七日

涇原路經略司言第五將申熙寧寨

硝坑堡巡檢王世隆追賊於水東口戰死弓箭手十將王和等十四人各傷中詔世隆擅領兵過壕又不能策知伏兵致傷折人衆如其生全朝廷必加重責可更不推恩其輕重傷人依格陣亡人依陣亡不勝例 詔改加上仁宗英宗皇帝尊諡為奉上徽號令三省官與太

常寺官詳定

丁丑詔熙河路經制司案未用兵已前每歲經畫到財利各有定額兼創司之始主管之人並各已曾用所得課息等第推賞訖自元豐四年之後每年並不見本司於歲末具到上件所入增虧并見在銷破數目未知因依可下本司火急分析聞奏

此據御集要考見
後來所分析附此

戊寅提舉陝西買馬司言階州增茶價恐蕃部馬不至乞量增馬價詔止依舊價如蕃部不願請茶並支錢帛

六月二十一日

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宜藤融州產白錫黑鉛可於梧州置鑄錢監以十五萬緡為額所出息錢即乞還見欠內藏庫及積欠上供錢七十萬緡候還足並封椿以應軍需詔廣西財利久苦窘乏近歲軍興尤覺不支可依所奏

已卯詔于闐人首領盡到達勒達諸國距漢境遠近圖降付李憲以嘗有朝旨委憲遣人假道董戩使達勒達故也禮部言經有大裘而無其制近世所為惟梁隋唐為

可考請緣隋制以黑羔皮為裘黑繒為領袖及裏緣袂
廣可運肘長可蔽膝謹案皇侃說祭服之下有袍繭袍
繭之下有中衣朝服裼衣之下有裘裘之下有中衣然
則今之親郊中單當在大裘之下其袂之廣狹衣之長
短皆當如裘伏乞改製從之 詔加贈皇城使宋玠領
英州刺史以其子滋言玠有收復石堡城功未賞而死
故也 舒州防禦使克敦進父保靜軍節度使蕭國公
承幹文集十卷詔承幹父子世以藝文儒學名于宗藩

在朝廷旌善與能之義宜有褒寵可加贈安定郡王克敦仍降獎諭

辛巳詔前兩浙路監司蘇獬胡宗師朱明之各罰銅二十斤坐不舉發知秀州吳安世贓罪故也 詔供奉官

郭惟賢部九十騎獲首級五十六身重傷及先鋒破賊左藏庫副使高永翼部五十二騎獲首級一百二各遷五官餘遷官賜絹有差賞從訾虎部兵出界功也又詔高永翼止遷兩官為皇城使貴州刺史餘三資許回授

五服內親 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乞令提點刑獄胡宗回等不須躬親照管西人頓遞詔撫接西人朝廷自有常體經歷官司供億或過不及皆當治罪純粹昨以張皇輕易已嘗誠敕今此奏陳蓋欲掩覆前過自今宜凡事審重務令合宜勿生邊事

四月二十九日
純粹云云可考

壬午單州團練副使員外置東方戒上飛虎立成陣圖步人制戎騎法乞面陳利害詔樞密院召問之 給事中韓忠彥等言奉議郎郊亶除太僕寺丞案亶方以不

職下本道効罪而便與職事官之選理若未然上批邾
亶差除之日本房亦當檢會近降取勘指揮呈白執政
將上令數日之間褒貶異論甚失國體其除太僕丞指
揮可更不施行

癸未詔聞廊延路新支綱馬分配諸軍頗有新兵未堪
出戰例得善馬其有武藝舊人往往闕馬甚非朝廷本
意委劉昌祚案驗有實即與改配仍具數以聞國子
司業朱服言養士莫盛於太學而士鮮能知射令武學

教場隸本監欲聽學生每遇假日習射從之 夔州路
轉運司言萬州鐵礦甚多乞創錢監歲可收淨利三萬
二千緡應副本路從之

甲申分命輔臣祈雨 禮部狀太常寺修定郊禮歲夏
至皇帝親祭皇地祇於北郊方丘及上公攝事儀詔依
親祠北郊儀盡如南郊其上公攝事惟改樂舞名及不
備官其俎豆樂縣圭幣之數史官奉祝冊盡如親祠
五年五月十八日六月十
二日七年三月十八日
詔漸逼炎暑開封府大理

元祐

寺繫囚令連夜併力結竟奏案上者都省限三日約法

斷下

舊紀書甲申詔大暑開封大理獄其趣決之新紀改云以漸暑趣開封大理決獄

丙戌詔祠部具去歲給度僧牒比元豐四年孰為多少
已而祠部以年數比較共多五千七百餘道於是又詔
自今給度僧牒如過每年數目即未得印給先具以聞
御史黃降等言往時御史皆得言事仍同定奪公事

惟被詔推獄則輪差向由復置察按而御史六員分領
六案故因推勘太學公事有旨令中丞同本察御史根

治今後準此後既分三員言事三員領察而本臺失於申明尚守前日指揮亦止本察御史根治故言事御史自此不預鞫獄案唐六典侍御史糾舉百僚推鞫獄訟監察御史分察尚書六司糾其過失今之言事官大率如唐侍御史之職察官乃唐監察御史之職國朝舊制有四推之名總謂之後推而三院御史皆預領焉今推鞫獄事獨付察官而近準朝旨又以六曹定奪公事亦送本案即於檢察職事有所妨廢況有失察諸司慢違

朝廷常加督責兼言事御史既不預定奪又不劾獄則
於簽書行遣公事全然稀少欲乞別定條制以正分守
詔立法以聞已而尚書省劄子令定奪文字送本曹如
合再定即送御史臺本察降又言事之最難者莫如疑
獄夫以州郡不能決而付之大理大理不能決而付刑
部刑部不能決而後付之御史臺則非甚疑獄必不至
付臺再定若御史聯事之衆非如大理刑部必不能勝
其責也近有旨定奪文字送本曹如合再定即送本察

臣愚以謂與奪刑名事重體大宜仍舊衆官參定餘事則隨曹付察如此則大小繁簡皆得其稱是正疑讞罕有不當其後刑部請鞠獄言事御史輪治其定奪刑名則衆官參定餘事隨曹察從之河東路經略司言知府州折克行招納西界偽鈐轄香布遁說事宜并兵馬數已令香布選擇信實人入西界招諭近上頭首歸投去訖詔香布所說兵馬數多與諸處探報不同觀其意趣蔽護夏國之寡弱今雖內向遣歸府州令使人招呼

賊界頭首慮亦未是忠白却致傳泄邊界事委王居卿更詳度令郭忠紹密竊防之

丁亥詔宗女毋得與嘗娶人結婚再適者不用此法

詔降配禁軍營雜役卒在京可輪月刺配先殿前次馬軍次步軍司周而復始 詔臣僚恩例陳乞差遣承務郎以上與減一年大小使臣減一年一季磨勘選人免試執政官依五年五月內指揮

戊子權提點河北西路刑獄王子淵魚同措置河北糴

便罷提點河北糴便司其糧草並令措置司計置應提

舉糴便司錢鈔別樁管本司當應副糧草處逐年據數

撥與轉運司歲終具數奏以舊係提舉糴便錢撥還

本志

以提點河北西路刑獄王子淵魚同措置更謂之措置河北糴便司四年三月十一日始命塞周輔措置

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宋明為供備庫使勾當軍頭引

見司以逮事先帝藩邸也 詔昨修築蘭州智固勝如

尉斗平堡子不堪守禦已毀廢其元相度保明官李憲

苗授李浩康識特放罪苗授樂士宣閤仁武所賜敕書

銀絹等並追納

二月丁未可考

禮部尚書黃履言祀前一日

致齋祠宮自來祠宮以職事相聯遂相往來況省官既有出謁之禁欲乞雖在祠宮亦不得通謁從之履謁監

祭王桓而不見答故有是奏

朱本削去黃履謁王桓事

刑部言竊

聞京城諸門或不以時啟閉公私或以廢事欲令新城門並以日初出入時為準委開封府檢察從之 前知

湖州唐淑問言州郡有當衝要者例修賓客往復間有不來謗怒隨之常情未免顧私其間或以廢事更抱案

牘走道路以取決則有漏泄稽滯之失小民持訴牒趨
官府則又未必知長吏所之而訟不時決況中外官守
均有事任臣欲乞州郡禁謁並依在京百司例詔詳定
重修編敕所立法後編敕所乞知州通判縣令非假日
不得出謁即謁親屬及職事相干并泛遣使命或知州
通判提舉官鈐轄以上者聽西上閤門使果州刺史
謝麟言先準朝旨撥托口小由貫保豐山四寨并若水
倉隸屬誠州緣沅州與誠州元自梅口為界今因割移

四堡遂以洪江口為界自洪江口至梅口江約三驛又
從托口寨廬陽縣界至梅口江約四驛削取沅州封守
附益誠州太廣不惟沅州戶賦人兵不足以成郡兼誠
州見招約上和潭溪等峒自可以開拓疆封兼結狼九
衛等諸峒並在托口寨西南見隸沅州水陸道皆出托
口寨設或溪峒入寇誠州地遠力不能制沅州又為托
口等所隔難便措置或以生事乞以小由托口兩寨依
舊隸沅州以大由等溪峒割隸誠州從之

麟時知沅州
經制宜州溪

洞見正月三十日七年五月十一日八月一日六年五月十三日

詔應合移配廣南

荆湖福建江南路罪人並配登州雜役

庚寅以畿內旱御崇政殿疎決繫囚

舊紀書此事於辛卯新紀依實錄在

庚寅戶部言知瓊州劉威相度瓊州昌化萬安朱崖軍

民戶鄉村坊郭第一至第三等每丁逐月鹽一斤第四第五等及客戶僧道童行每丁逐月半斤不以日月為限歲終買足遇有死亡開落進丁收上看詳所配賣鹽數太多欲乞兩等鹽各減半餘依劉威所定從之詔

雍王顥曹王顥乞建外邸十餘年中已數十奏雖數以
朔望入侍寶慈宮非便諭止之而確然堅請不已皇太
后近亦屢以為言且命如其請宜依所乞令學士院降
詔宣諭仍令有司度地以聞已而工部言相視城北馬
軍教坊可建第從之

辛卯召輔臣觀麥于後苑 詔陝西轉運司聞春秋闕
雨守臣祈禱未應宜更訪名山靈祠委官恭致朝命精
意祈禱 御史楊畏言中丞舒亶不罷學士院尉錢事

大理寺劾百餘日聞奏案已具而卿承執議不同留章未決臣竊惟亶所受供給之物皆有文籍宜無諱匿不承之理有司必緣都省彈辭參驗證左經涉時月令宜得其情實豈容復有駁議則是必欲變動獄情而陰懷傳會觀望之意乞垂省察無使留獄以害國體

朱本削去

壬辰楚棟隴堡賜名通西寨隸通遠軍

癸未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李阿邁為內藏庫副使以隨李浩出界斬獲首級故也

阿邁忠傑子見閏六月丙子

詔撥京西

提舉司錢二十五萬緡應副蘭州市糧草 范純粹言

令體量得种諤未死以前奏請皆是徐勳裁處勳已放

罷詔張汝賢麥文炳於延州置司劾勳限十日具案以

聞

四月二十日八月二十日十月二十五日

詔陝西轉運提舉司熙河

蘭會路經制司乘豐熟相度州縣城寨緊慢各限以數

自委官收糴每月逐司各具數以聞

甲午大理寺上大理正杜純妄議客礮事案當不應言

上官減公罪答該疎決詔杜純特追一官勒停將來叙

復永不令典刑獄

四月二十五日

御史黃降言準六察敕諸

彈奏文字本察官與丞知雜通簽即舊所領任內事丞知雜免簽書諸案互察看詳諸案互察止謂察官有舊領任內事合彈劾於義有嫌理當互送今諸案元未嘗承受互察妨礙事既不相關無從察舉若一案有失泛責諸案乃是一官兼有六察之責恐法意本不如此其大理寺見取索互察官吏姓名未敢供報詔自今諸案由臺移察應申不申從私坐其互察仍除之左司郎

中吳雍言陝右夏田豐稔自軍興以來倉廩空虛乞民
間欠負並許以糧斛據市價增分數折納詔所增不得
過一分仍候令秋酌度豐熟次第更取旨 熙河蘭會
路制置使司言西賊犯蘭州破西關殺管勾左侍禁韋
定并擄略和雇運糧于闐人并橐駝詔贈定文思使依
永樂例推恩所虜略于闐人畜令制置司優恤之

乙未詔蘭州展築北城其南城若依舊則城圍太廣難
於守禦若平居多置守兵又耗蠹糧食候展築北城將

畢即廢南城

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司乞降空頭宣

三百從之

詔涇原路京東第八將梁用副將趙潛各

罰銅二十斤坐部卒常斌指斥乘輿語切害不可錄奏

經略司以聞故也

河東路轉運司言昨自軍興以來

費用浩瀚又新收復葭蘆吳堡寨增置官屬及屯兵馬

支費倍多近被旨令用鈔廣謀入糴但本司闕錢支用

乞依常平例接續支降見錢京鈔三五十萬貫依例加

饒庶可召商人入便計置糧草詔宜依年例給末鹽錢

京鈔三十萬緡

丁酉陝西路制置解鹽司言詢訪並邊鹽價長增乞許
本司隨宜增價出賣候邊事宜息裁減從之 廊延路

經略司言蕃弓箭手副指揮使齊欽斬先走投西界探
事人副兵馬使瑪伊克首詔齊欽賞絹二十匹遷兩資

戊戌三班借職王恩普等六人差監在京閑慢庫務門
及舊城門西第一第二班蕃敢勇三十六人與茶酒新
班殿侍皆种諤破米脂寨所納降蕃樂人召見奏樂於

崇政殿故也 詔都水監增置丞一員 又詔沅州公

使錢歲以千緡為額 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司奏乞差

永興軍兵馬鈐轄种諤充本路都鈐轄兼第一將并种

諤脚色詔种諤年齒已高筋力疲曳難當將領差遣令

本路經略司別選官聞奏

密記二十三日事

己亥分命輔臣謝雨

庚子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溫杲知融州 詔荆湖南

路轉運司應副造上京甲葉二百七十萬并造廣東甲

葉四十七萬計工料錢三十五萬緡其以封樁闕額禁
軍錢撥還之 廊延路走馬承受霍丙言永樂川諸將

與賊接戰第二將李浦部人馬出走不策應闕敵致副
將高世才陷沒令其兄世亮已具論列詔坐走回因依
及安存放罪指揮并高世亮於經略司所陳狀令范純
粹劾實以聞

九月十一日

辛丑詔銓試中上等二人第一人循一資第二人占射
差遣中等七十三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百七十一人

注官

壬寅右正言王桓言聞大理寺獄官多不親訊囚惟囚初到當官收付終至結案或不復見榜掠詰訊一委吏胥非理陵虐無所告訴聞頃者有丞拷囚致死而長貳以不與獲免自是以來官屬不復親事陛下建長立貳設正陳丞豈欲使之偷脫自便避責不居伏望懲革詔大理寺自今並依條格施行

癸卯賜度僧牒百四十修保大軍城 詔賜資州孝子

支漸粟帛漸資陽人熙寧間喪母累年始克葬因廬墓側日三時號墓時膝行負土培墳初有雙白雀徘徊松上明年有狸一馴墳側觀漸上土又明年夏每行午禮日色炎盛輒有陰雲蔽覆即遇霖雨方負土時亦暫霽又有異鳥一目如丹至漸哭常悲鳴向漸夜有狐狸二呼繞如巡警狀久之有羣鳥集內一鳥白獨日至漸培墳處回旋後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是時漸已年七十每號慟涕泣如雨日惟食脫粟飯不鹽手

濯足所衣苴麻至爛碎鬚髮亦皆斷亂見者為之惻楚
其居鄰勾氏子自娶妻即棄其親不養觀漸至行因夫
婦感慟即日迎其親還舍朝夕視膳不少懈州縣上其
事以為漸精誠格物諸祥屢至變其里俗乞旌賞之故
有是命

是月夏人寇麟州知州訾虎敗之新紀有此蓋
因六月辛亥河東經略司奏也舊紀乃係之六

月辛
亥

六月乙巳朔詔御史臺六察案各置御史一員

新紀書
此舊紀

之無

太常寺言四后陞祔欲準慶歷五年孟冬章獻明

肅章懿三后陞祔禮畢遍饗太廟止行陞祔饗禮及祭

七祀權罷孟冬薦饗又禮部言四后陞祔太廟祔室欲

以配繼先後為序詔並恭依

閏六月三日丁丑
七月十二日乙卯

詔京

東路轉運副使吳居厚具所知通判以上及別路鹽司

提舉官可充本路轉運司官協力推行鹽法者及本路

行鹽法當選委知州通判以聞

五月
一日

戶部言元豐三

年諸路管勾官無優等止有劣等三人萊州通判郭槩

權濠州團練判官王舜臣鎮戎軍判官趙至詔並降一

任

丁未知宣州陳侗乞沿江湖州軍各置水軍三五百人
以巡檢主之教以水戰當責巡捕詔應已招置土兵巡
檢地分如有江河海道令中所屬具舟教戰 詔邵州

芙蓉石驛等團峒歸明蠻頭首等與補名目人數並依
熙寧九年招納三州一鎮蠻例 禮部言祠部給度僧

牒準詔及遞年數即止案元豐三年六千三百九十六
四年四千一百九十六五年九千八百九十七今取酌

中之數欲以三年為額從之 大理寺言河東轉運司
上部夫官逃死三分五分以上各該德音原免然以屬
軍制乞更取旨裁斷詔絳縣王君陳等八人各罰銅三
十斤殿直張整等十人各二十斤供奉官焦清等十三
人各十斤借職胡奐八斤

戊申詔集議大典禮令秘書省長貳預議 尚書左司
言戶部被旨已差使臣劉從正吳祐為主事其元奏乃
不言見有權主事劉質等而妄作見闕今質未該出職

而又遽授以班行皆為失當詔尚書安燾罰銅十斤侍郎陳安石八斤郎中金部晁端彥倉部韓正彥度支陳向六斤劉從正吳祐並依舊劉質梁士永與出職依年月展磨勘戶部言乳香民間所用乞依舊條給長引許商販其諸路賣官香亦用舊法從之廣南西路經略使熊本言知宜州和斌通判黃陶相度宜州思恩天河河池龍水等縣所管土丁七千餘人遇有賊盜緩急可以追呼兼普義德謹思立鎮寧四寨控制蠻賊所出

入路欲令所屬縣編排土丁分作都分除逐隘舊防托
土丁外各增三十人其非防托者遇有盜入省地並許
緣邊縣及州追呼遣人部領會合捕殺又言已差提舉
左江都巡檢供奉官閤門祗候成卓及監填乃金坑朝
奉郎鄧闕同至永平寨約安南定地界依詔以計議辨
正疆至所為名並從之

七月八日辛亥八月二日乙亥
七年五月十二日庚戌獎諭開

路功八月七日
今成卓供析

權發遣廊延經略司劉昌祚言禁軍

逃亡詐為廂軍投換或却投禁軍捕獲或因事敗露乞

依本軍法從之又乞自今諸軍逃亡事故其所遺鞍馬
許有馬與闕馬人比較武藝內優者與善馬及監牧司
所給新馬亦準此從之仍下陝西河東路後昌祚又言
案試諸將下新招簡及投換馬軍各請綱馬人數內有
將下新招土兵十一人武藝劣等已改給與本將下有
武藝闕馬舊人詔以武藝劣等者名下馬通一路簡試
有武藝人改給又詔昌祚詳度每十匹以七匹改給武
藝高強人三匹給第二等武藝上名 誠州團練使提

舉崇福宮李評卒以長大公主孫特贈冀州觀察使賜銀千兩評少頗涉書傳嘗以公主遺奏召試學士院改殿中丞評意不滿辭之後二年再召試復止遷一官評愈不悅至上書辨論前後言事甚多或見施行然天資刻薄在閣門樞密院招權不忌多布耳目采聽外事自効以為忠僥倖大用中外側目及卒人無憐者制置發運司言本司元豐二年被旨賜糴本以一百萬緡為率至今截撥未足況每年總般江淮荆浙六路上供年

額六百二十萬石逐路出限不到萬數甚多全賴糴本
錢乘時和糴起發上供應辦年計今淮南催促錢帛所
牒會問數目本司以無聖旨難議供報然恐其別有中
陳詔糴本錢係朝廷特賜今不得一例起發 熙河蘭
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司言據同總領熙州蕃兵將王
瞻狀亡父君萬因孫迴言張穆之違法結糴為亡父尚
欠六萬餘貫計算折會外計錢二萬三千餘貫瞻曾於
元豐四年五月內登聞院進狀乞將經制司功利與子

轉一官及遺表特與二人恩澤折除上件見欠錢蒙中
書判狀不行贍自軍興以來累立戰功實為出衆所欠
錢物無從可得伏望俯矜君萬開拓戰功及贍今衆累
立勞効將其家業正行估納入官上批宜檢會元豐四
年五月內王贍再進狀陳乞事理特依所乞施行

此據御集

蓋李憲嘗為之請今再為之請也君萬卒在三年五月三日

己酉詔通直郎試御史中丞權直學士院舒亶免除名
止追兩官勒停奉議郎守監察御史頓起衝替係事理

重御史臺太府寺官吏以疎決釋之初亶不曉法意誤謂當別置錄目因言尚書省不置錄目不奉法尚書省辨論既明亶猶固執他日上諭都省令取亶臺中所置錄目必無之亶果不置仍以他簿書增寫錄目字與察屬書押送都省坐此被劾又學士院公使時悉罷而亶輒以本院厨錢自給復坐計贓杖九十兩案具奏上諭近臣曰亶學士院自盜贓罪情至輕而法重其詐為錄目乃法輕情重身為中丞詐妄如此不可恕也於是詔

亶歷任職事官及知制誥並不為官宜追寄祿兩官故

有是命起以阿附亶言錄目事不實故亦黜之

亶本傳云異時

學士草制月給油燭亶承故例取之事下大理初謂誤用法官吳處厚駁之卒抵置罪實錄乃不載吳處厚駁案事當考舊紀書中丞舒亶輒用公使坐賊追官勒傳田晝作王安禮行狀云三省既建臺諫官頗言省中書至有不當而被斥者時舒亶為御史中丞亶性傾覆有姦雄才而內實闇不曉政事數為舉劾以自逞氣餒灼然見者側目而心獨憚安禮嘗上疏言事其辭有執政官喜為虛語以籠士大夫者意乃指王珪以明不為安禮發安禮以謂亶姦人身執法言執政大臣豈有遷就而為疑詞者亶又言尚書省不置錄目有旨案責其罪安禮曰尚書省有發放歷錄其事目以付法曹不曰錄目乎亶曰錄目行下始為發放此固非元法安禮曰願

得御史臺錄目以為式。宣視臺中所用。歷乃與尚書省同。即謬為臺歷。注錄目字於其首。安禮知其姦。乃以狀彈之。并劾其直學士院。冒用公使物。有詔。雜治獄。成具得其賊。安狀安禮。奏上曰。宣所坐。冒用公物。則賊輕。而法重。注錄目則事微。而情惡。願陛下斷而行之。以儆有位。又曰。臣觀陛下行事。時輕。時重。一屈一伸。上曰。何謂也。安禮曰。陛下每謫言事官。則疑臣等太中。以故裁抑執政。而宣等乘間敢肆詆欺。臣望陛下視理如何。循法所在。雖百屈百中。臣之願也。上曰。宣論如法。于時多右宣者。故安禮特為力爭之。

辛亥詔提舉陝西買馬司。更不兼茶場司。其博馬茶每駄減價二千。更不撥還。許為茶場司課息。其買馬司所

用茶價限歲終還足。

四月戊申可考

河東經略司言五月西

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

令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止令裨將出兵掩逐

新紀五
月書夏

人寇麟州知州訾虎敗之舊紀
仍於六月辛亥書此今兩存之

壬子朝散郎前權知登州趙俛為京東路轉運判官從

吳居厚薦也

或附正
月庚子

淮南轉運提點刑獄司言濠州

定遠縣尉賈崇以體量愚暗不曉事差替自體量後親
捕獲彊竊盜四夥乞許令滿任除落差替從之

癸丑禮部尚書黃履試御史中丞時大臣有罪罰金履

行羣臣且然況大臣乎故罪在可惡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以罰金而示辱哉時侍郎以下不許獨對殿上著在甲令履言陛下厲精政治博訪得失雖郡縣被召官猶令獨對況法從之臣哉請刊此令

此二事據履本傳附

初拜中丞時當考從違

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詰所自履諫曰御史

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所自來則人將懲之而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遂寢

此亦據
履本傳

詔御史中丞門下中書外省官各舉人材堪
充言事或治察御史五員 詔通直郎右正言王桓罷
右正言送尚書吏部宣德郎監察御史翟思楊畏並放
罪桓嘗論舒亶罪名不當思與畏亦嘗論列及亶既黜
桓等皆待罪故有是命 給事中韓忠彥乞以繪像恩
增差弟粹彥監相州酒稅詔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
特依所乞令吏部自今常授其家子孫一人相州官仍
別推繪像恩

乙卯詔近以炎暑開封府大理寺繫囚已令督責官屬
併力結竟其諸路令刑部指揮提點刑獄司催督 檢
校禮部尚書南丹州刺史莫世忍為檢校戶部尚書給
銅牌旗號其子姪九人並賜官勲以經制宜州謝麟言
大軍討安化蠻獠世忍獻木弓百弦二百藥箭五千自
言世為外臣修貢不懈故有是命 河東路經略司言
葭蘆寨巡防兵逢賊以衆寡不敵致陷沒未敢依陣不
勝法施行詔陣亡人惟將官使臣等分陣勝陣負諸軍

用陣勝例一等推恩 涇原路經略司欲以照管修築

故寨堡為軍形誘致賊馬近邊令姚麟等掩擊或伺便

出寨討襲詔塞內誘致賊馬或出寨討擊並委經略使

盧秉便宜施行御集六月十一日措置河北糴便司奏昨準朝旨於瀛定滑三州計置修蓋倉

廩今真定府有客人結攬木枒一十七萬餘併已借過官錢就山場採造今若不行收買切恐借錢故難便拘

收伏乞朝廷早降指揮更於甚處度地修蓋御批先令契勘北京見管倉舍廣狹丈尺并確的可盛貯斛斗數

目盡圖奏聞候到同今狀進呈取旨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已修北京等處倉或此御批當係四年六月十一

日今附見當詳考三州修倉乃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今年閏六月十七日賜度牒修北京倉

丙辰廣信軍言北界西南面安撫司累牒問置教場所
因本軍已移牒稱所指處乃村民莊舍昨以兩朝通歡
之意已曲令廢毀然莊舍深在當軍界腹內就使是村
民習射之所築立牆院修置射梁於信誓全非違礙兼
於北朝了無干涉豈煩較辨已而回牒稱自兩朝通好
以來戒約緣邊州軍不得剋生事端今起築教場練習
軍伍有違信誓深為不便請速毀廢及責問生事官吏
重加誠斷詔觀其來牒辭理已屈勿更回報時朝廷方

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呂公著至定
州即為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
屯軍亦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又嘗因走馬承受入
都附奏前說既回傳上語諭公著曰邊陲誠無警言更須
遠斥候廣偵伺以為之防保甲法新行被邊皆設教場
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於敵境檄邊郡以為生事
違誓約上委公著處其事且賜手詔曰近以北界理會
團教場已委卿處置聞奏卿可審為斟酌量務在事體適

中外不致張皇堅敵之疑內使州縣公私無繁擾遷徙傷財之弊且不啟貪寇緣而生事之害乃朝廷意也公著即上奏以為古人之治兵農有疆以周索者有疆以戎索者今遣邊人習戰法於境上尤非宜且非管子寄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專以舊弓箭手法從事不聽

河東路轉運司言準朝旨令本司計置糧斛一十萬石於吳堡寨永寧關以備陝西米脂等處支費已依數計置訖却乞以絳州垣曲縣錢監所鑄見在錢數撥還從

之

丁巳提舉河北路保甲狄謫言衛州遠年牧地乞並撥屬牧地官司拘籍以租課責轉運司從之仍令自元豐元年管認送納 詔知渭州盧秉落寶文閣待制降直

龍圖閣差遣依舊先是詔秉據本司言近西賊入乾興寨界壕及第六副將向用賢言因孟顥發兵稽遲致不能取獲全勝然本路自去冬以來賊數入寇無不得志而去及令部分兵將伺便酬復又多說事端遷延畏縮

不敢應詔鼓勵兵將追討仰具析以聞已而秉言昨令
劉昌祚以將下選兵結成陣隊措置一行事法方欲進
討忽準詔夏人遣使在境本路兵將未可施行而臣之
愚心亦以兵須完養出必萬全非敢故為遷延上違聖
訓而熙寧乾興隆德寇入相繼不能有所斬獲蓋臣書
生不習軍事臨機防慮過當實不敢稽違詔旨臣不能
保護邊防罪已明白伏望哀憐八十老父免從吏議重
行黜責故有是命 詔大理寺刑名疑慮及情法不稱

奏裁公案送定斷官看詳如非疑慮情法不稱並免收
坐從本寺請也元豐間詔大理兼鞫獄所承內降公事
上下皆曰是詔獄也意必傳重少卿韓晉卿獨持平覈
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寃上知其才凡獄難明及事繁權
貴者悉以委晉卿尚書省建擢刑部郎中天下大辟請
讞執政或以為煩將劾不應讞者晉卿適白事省中因
曰聽斷求生朝廷之心也今讞而獲戾讞不至矣議者
或引唐覆奏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

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萬里一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于獄多于伏辜者朝廷皆從之

此據韓晉卿傳蓋因劉摯墓誌也

戊午知青州龍圖閣待制鄧綰試禮部侍郎於是給事中陸佃韓忠彥封駁綰命言綰姦回頗僻使典邦禮恐玷清選詔罷之 編修天文書所上所修天文書十六卷乞本監收掌外仍頒降翰林天文院測驗渾儀刻漏所從之 彭孫言涇原路蕃兵皆富有出入止是雇人

僕從軍蓋舊無正官管轄遇軍行始差將副人心不相諳故難招呼乞差蕃官兩員及諳事將官同管轄處置庶皆得素養之兵為用詔經略司看詳立法已而經略司奏漢蕃弓箭手兵馬從來係第二至第十將統領訓練別無不便難以更差蕃官從之

已未詔京東路新行鹽法上下交便不妨獲利公家以佐用度推之河北路無可疑者可令蹇周輔李南公於界首約吳居厚面授京東成法行之

此年十月一日可并此元祐元年正

月二十八日
依舊通商

詔以河東經略司招降西夏首領二人

瑪克密巴勒為內殿崇班策多克新為三班奉職

庚申知沅州蕪管勾緣邊安撫司公事謝麟奏臣昨開

拓新歸明溪峒置小山寨豐山堡寨主并巡檢臣奏乞

選舉使臣準尚書省符內外官司舉官悉罷至今又已

一年未蒙差到欲乞特許臣或本路鈐轄轉運司舉官

奏詔特令謝麟時奏舉一次

五月十五日七年七月四日八月一日

辛酉詔京東路轉運副使吳居厚已發本路增贍鹽錢

納北京左藏庫居厚謹於營職敏而有功可降敕獎諭

五月
日詔

右司郎中楊景略乞左右司官依樞密都承旨

例禁謁從之景略又嘗言尚書郎有非才望者乞令長

官舉不放上或門止故事訖不行

景略已見韓絳女嬀此據本傳

門止蓋唐故事本傳實
因蘇頌所作景略墓誌

壬戌詔提舉陝西買馬司選三千匹赴涇原路其應副

熙河路馬權住文 詔吏部四選應犯罪合入遠及遠

小處監當差遣人並不許叙祖父母父母老疾指射家

便差遣 北京留守司河北都轉運司言館陶縣在大河兩隄之間欲遷於高固村以避水公私以為便從之知登州趙倂乞諸縣主客不及萬戶補醫學一人萬戶以上二人每及萬戶增一人至五人止除合習醫書外兼習張仲景傷寒方書委本州差官補試依得解舉人例免丁贖罪詔禮部立法其後禮部奏諸醫生京府節鎮十人內小方脉三人餘州七人小方脉二人縣每一萬戶一人至五人止三人以上小方脉一人遇闕許

不犯真決人投狀召保差官於所習方書試義十道及
五道者給帖補之犯公罪杖以下聽贖大方脉習難經
素問張仲景傷寒論蕪巢氏病源二十四卷小方脉習
難經蕪巢氏病源六卷太平聖惠方十二卷遇醫學博
士助教闕選醫生術優效著者充從之 知沅州謝麟

言管勾機宜文字葉安節等撫納諸蠻宣力為多今蒙
賜帛視他賞若未均伏乞比類謝季成推恩詔葉安節
減磨勘三年范天益循一資魏洙充試其文賜追收

五月

戊子庚申七
年五月一日

詔以永興軍廣教禪院沒官田三十餘

頃賜府學養士

癸亥詔寺監主簿職事止是專典簿書其公事自當承
已上通議行之今軍器監輒差按閱廣備事藝其官吏
特放罪令諸寺監依此遵守

甲子提點河東路刑獄黃蘆言嵐石等州流移寄嵐軍
民戶準詔發遣還鄉訪聞流民昨為久雨全損秋田故
暫來就種一夏苗麥乞限一月畢田事如允所請其山

軍亦乞依此從之仍令廉詣兩軍安集之

黃庭堅作廉行狀載此尤

詳當刪取之

乙丑詔諸路管勾機宜文字及勾當公事並禁謁 兼

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郭茂恂言昨準詔專提舉買馬兼領茶事而茶場司不兼買馬既不任責遂立法以害馬茶價每駄有增十餘千者恐蕃馬歲不入上誤國事乞併茶場買馬為一司庶幾茶司同任買馬之責

四年

七月四日茂恂專提舉買馬兼茶場五年十月丙辰但稱奉議郎不稱職任未本貼簽此云取到戶部文字不

見茂恂此奏緣見今茶場買馬各為一司
即是元不曾施行合刪去新本復存之

丁卯詔戶部移置錢萬緡均與永興秦鳳路提舉司

戊辰吏部言新授岷州大潭縣主簿余宗道母年八十

七歲以上道有疾乞侍養準敕應注陝西見闕不得乞

尋醫侍養長假詔依余宗道所乞 專差同提舉開封

府界教閱保甲劉瑄言開封府界及滑州諸縣保甲元

養馬五千匹死損千九百餘匹已催納價錢萬緡乞專

委官往來買馬其未納錢亦可就令督趣應副詔呂公

雅其買到馬送劉琯從武藝高者先給之

呂公雅時為何官十二月

甲申以同提舉保甲言事公雅夷簡從子政和三年十月有傳

己巳詔廢罷監收糜費封樁錢物令樞密院承旨司專

根究主領餘應封樁錢物令尚書都司取索置簿拘管

初中書差堂後官置簿掌封樁錢至是官制既行分隸

焉 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王存言三院獄空詔

開封府官吏並依元豐五年推恩

舊紀書開封府獄空新紀削去

上

批牧馬重事經始之際非左右近臣專總其政隨事奏

稟付之有司未易營辦自今霧澤陂牧馬所造法且於畿內置十監俟其就緒推廣諸路施行可差樞密都承旨張誠一副都承旨張山甫專提舉經度制置牧馬條畫奏稟施行依五路保甲例權不隸尚書駕部及太僕寺有當自朝廷處分者樞密院施行

辛未詔其災傷處第四等以下戶闕乏糧種雖非給散月許結保借請雖有欠闕亦聽支給限一年輸納仍與免息

壬申詔刑部郎中杜紘罰銅八斤展磨勘二年初邵武
軍奏讞婦陳與人姦謀殺其夫已定其夫醉歸陳不鍵
門姦者因入殺之法寺當陳謀殺從而不加功而紘議
陳加功罪應死不疑又興元府奏讞梁懷吉聞出妻晁
病往視因寄粟種晁子輒取食之懷吉毆其子死法寺
當晁子盜粟懷吉當雜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議晁子食
懷吉粟乃受寄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既不同下御史臺
定奪御史臺言刑部駁議皆不當故罰及之

三月辛酉可考

詔應緣信使往還率民治道計其所役日與折春夫從
接伴遼使賈青請也

癸酉詔宗正等修玉牒合照用日歷所文字並指定所
書事令本所節錄其闕防漏泄並依日歷所法